

王刚
著

对决

无冕之王与反贪局长
的生死较量

精心策划的可怕陷阱
闻所未闻的权利内幕

作家出版社

对决

王刚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决/王刚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12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04 - 6

I. ①对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03408 号

对 决

作者: 王 刚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四色土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290 千

印张: 20.7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604 - 6

定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- 001 - 引子 安信民谣
- 003 - 第一章 酒桌比牛气
- 010 - 第二章 同仇敌忾
- 015 - 第三章 平原空战
- 024 - 第四章 再受重创
- 036 - 第五章 妹替兄求情
- 044 - 第六章 一把手压制
- 051 - 第七章 老丈人万岁
- 060 - 第八章 当面锣对面鼓
- 066 - 第九章 不打不相识
- 075 - 第十章 河边打猎
- 083 - 第十一章 权力架空
- 089 - 第十二章 小姐的诱惑
- 093 - 第十三章 方老肥
- 097 - 第十四章 3·15晚会
- 102 - 第十五章 大眼妹
- 107 - 第十六章 见庙就磕头
- 114 - 第十七章 吃大户
- 121 - 第十八章 一顿饭吃俩桑塔纳
- 126 - 第十九章 暗拍暗访
- 133 - 第二十章 圈套
- 136 - 第二十一章 骚娘们
- 141 - 第二十二章 公报私仇

- 144 - 第二十三章 警察宴请检察官
- 151 - 第二十四章 应付京城同行
- 158 - 第二十五章 勾心斗角
- 161 - 第二十六章 梅梅相亲
- 167 - 第二十七章 避风头
- 179 - 第二十八章 神医入狱
- 183 - 第二十九章 方老肥的妹妹
- 187 - 第三十章 伤心的梅梅
- 195 - 第三十一章 领导见面
- 203 - 第三十二章 神医自裁
- 206 - 第三十三章 方老肥的爱情
- 209 - 第三十四章 失意
- 218 - 第三十五章 阴谋
- 223 - 第三十六章 拿下崔江华
- 230 - 第三十七章 省台曝市台的光
- 239 - 第三十八章 收拾烂摊子
- 246 - 第三十九章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
- 249 - 第四十章 曝光办事处
- 254 - 第四十一章 变身红人
- 263 - 第四十二章 准岳父的高招
- 272 - 第四十三章 互相捧场
- 280 - 第四十四章 私家侦探
- 292 - 第四十五章 崔江华
- 301 - 第四十六章 腰别两把刀 横扫大西郊
- 307 - 第四十七章 鲇鱼效应
- 314 - 第四十八章 挽留
- 323 - 第四十九章 信安地邪

引子 安信民谣

“信安地邪——说着王八来个鳖！”

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谚语流传在信安。

说来也怪，一个年代久远，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丰富的千年古都，为何会盛传这样一个粗俗平淡的民谣？

令人不解，一个蜿蜒的群山俯瞰，心胸坦荡得能把九曲十八弯的大河当作胸前橙色飘带的古老都市，为何会把传说这个谚语当成时尚语言？

有人不以为然，无非是一个脱口而出的民谣！

有人锁眉钻研，决不是一个民谣这么简单！

有人冷眼观看，里面是否藏着千年的是非恩怨！

……

学问之人从文化现象透视这个看似简单的民谣：古老的绝句，圣人的语言，已经在市民的口中遗忘经年，为何一个谚语却能变成经典！

博学之士从社会现象透视这个神秘莫测的民谣：王八也叫甲鱼，老鳖亦称团鱼，为何谚语之中单用贬义的前面？是针砭时弊、是背后妄言，值得探讨玩味里面寓意的深浅！

还有人站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山巅，讲述着遥远的从前从前：民族英雄墓前，精忠报国的思想曾把你身上的勇敢精神点燃；千古圣人林前，治国安邦的抱负曾激起你成就一番事业的伟念。

但那毕竟都是遥远的从前从前。

时下的人们，脑海中汲取到的也许只是变了味的文化资源：英雄墓

前，点燃起的是鲁莽和野蛮；圣人林前，激荡起的只是计谋和权势的波澜。

有人说你说的不是信安。

也有人说你说的只是信安的小半边天。

这里就不做过多无谓的纠缠！

信安的今天已经不是昨天，千人的小镇已经变成户过百万的都园。悠久的历史积淀、丰富的文化资源，只能融化在少数学问人的血脉之间，那凤毛麟角的儒雅身影难得一见。

现代人的时尚，现代人的观念，现代人的美色和金钱，现代人的关系和大权，正在信安的各个角落忽隐忽现。

万众一心关注着一个新闻故事；

成百上千围观者一起街头狂言。

一件平凡琐事都可能成为信安人眼中的焦点。

大家都在谈论着你，你怎么可能永远不出现！

于是乎，成就了一个万人传诵的经典民谚，引来众多专家学者探询根源，带来了精彩故事万万千千……

第一章 酒桌比牛气

信安市坊间最近爆出了一个特大新闻：市电视台的一个部主任和检察院的一个反贪局长，在市交警支队的酒桌上打起来了！几乎一夜之间，这个消息就传遍了信安市的大街小巷，并且迅速演绎成多个版本。有的说，酒桌上，检察院的反贪局长不认电视台主任的牛气，酒醉之后，两句话不和，掏枪把电视台主任砸了个乌眼青；有的说，电视台的部主任见多识广，养成了到哪都是见官大一级的傲气，酒桌上根本不把检察院的反贪局长放在眼里，多喝了几杯之后，操起摄像机把反贪局长头上砸了两个青包……

津津乐道的信安市民，还饶有兴致地把这次事件，和上次市供电局与市自来水公司“顶牛”的事联系了起来：去年大概正是三伏时节的盛夏，信安市供电局和信安市自来水公司，因为在给对方水价和电价优惠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，双方又都觉得自己比对方牛气，就毫不相让地掐了起来。供电局自认为是“电老虎”，没人敢惹，就首先动手断了自来水公司的电。拉下电闸后，转眼之间，自来水公司办公室和家属楼的空调就安静了下来，立刻让自来水公司的人感受到了蒸笼般的酷暑难耐。虽然没有了电，虽然自来水公司的同志们热得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流“阿富汗”，但他们硬是精神可嘉地咬紧牙关挺了下来。

在供电局断电的闸刀合上还不到半个小时，自来水公司就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，拧死了通往供电局办公楼和家属院的水闸，并打电话嘲笑他们：小样，敢断我们的电，胆子不小！告诉你们，你供电局在别人面前是

“电老虎”，在我们堂堂“水霸王”面前，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“纸老虎”，明白吗？

刚开始，供电局的同志确实不明白。没了水之后，他们只能上班买矿泉水喝，下班买盒饭吃。回家之后，澡是不能冲了，衣服也不能洗了，这些姑且都忍了，但要命的是，大小便之后没办法处理，着实让他们大伤脑筋。于是乎，供电局办公楼和家属院，很快就飘荡起了那已经久违了的、原本只残留在脑海中的旱厕的恶臭，这下可大大地影响了供电局同志们的情绪和战斗力，也严重损坏了供电局那原本良好的外部形象。看吧，凡来供电局办事的人，无一例外都捏着鼻子大气不敢出，办完事撒腿就往外跑……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一个星期不到，供电局的同志们就彻底丧失了斗志，再也坚持不住了。局党委开会仔细研究分析了一下事态，经过集思广益，很快便研究分析明白了这个早就该明白的道理，那就是：水是人和自然界各种生物的生命之源，没有水，地球上的生命之花就会立即枯萎；而电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产物，人类在没有电的漫长岁月中，也一直生活得很好；断自来水公司的电，只能够导致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，只是给他们添了一些小麻烦而已，他们完全可以坚持下来，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；而自来水公司停了自己的水，则是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，没有水，比没有食物更可怕，时间长了，自己的办公楼和家属院就会变成超级大厕所，臭也会臭出人命的！

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，供电局马上举手投降，立即给自来水公司送上了电，而且免了自来水公司家属院的电费。自来水公司本来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，好，既然你“电老虎”承认我“水霸王”比你牛就行，以后你供电局到我这儿就别狂了！隔了一天，自来水公司才缓缓拧开了给供电局供水的水闸。看到水龙头里流出汨汨清水的那一刻，供电局的“电老虎”们像见到久违了的亲人一般，有的人眼里竟然流出了激动的泪水。

这就是信安史志上有名的“水电之争”，以自来水公司的大获全胜而告终。

如今，让信安市民百姓感兴趣的，是这次事件会如何发展演绎下去，并怎么收场？究竟是电视台的部主任牛气，还是检察院的反贪局长光棍？

在这个问题上，和上次的“水电之争”一样，市民们也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。一派认为电视台的肯定要比检察院的牛，依据是记者乃“无冕之王”，他们掌握着舆论工具，这下检察院的肯定惨透了，电视台的少不了三天两头去曝他们的光。有人不解，问：曝什么光？马上招来许多人的嗤笑：这不明摆着吗，检察院的屁股肯定不会那么干净吧！谁不知道“大盖帽、两头翘、吃完原告吃被告”！要想找他们的茬还不容易，哥们儿，以后你就注意看信安新闻吧！另一派则不以为然，电视台再牛，也不过是个新闻单位，能有多大的权力？再说了，你给我曝光，我改了是给你面子，不改你又能怎么着我？可检察院就不一样了，人家是执法机关，是有权批捕人的。批捕！懂吗？就是逮捕。你们说说，电视台的那些狗屁记者们出去采访，哪次不吃请不收礼？否则，他们会给你宣传？会给你往脸上贴金？没门！所以，检察院的要想抓他们几个人修理修理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……

就在信安市民们议论纷纷、争论不休时，信安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刘红军，已经坐在了信安电视台台长苏祥办公室的沙发上，情绪激动地向他汇报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……

苏祥平静地看着表情激愤的刘红军，小伙子相貌堂堂，三十岁刚出头的年纪，是信安电视台公认的才子，但性格倔强也是出了名的。刘红军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电视台最年轻的中层干部，业务水平自然没的说，就是为人处世还不成熟。

此时，刘红军一头短发根根直立，四四方方、有棱有角的国字脸上，怒火在眼中烈焰一般喷射着。他说：“昨天，我带着摄像马建军到市交警支队拍摄交通治理整顿的节目，中午交警支队安排吃饭，饭桌上碰到了和平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向东。因为以前见过面，所以，我还客气地和他打了个招呼。谁知坐那儿喝了几杯酒，聊了没几句，李向东就出言不

逊，说，你们电视台的鸟记者逮谁拍谁，今天给交警支队的马屁拍完了，明天也到检察院拍拍我们的马屁！

“我听了当时就火了，回敬他，我们电视台也不是逮谁拍谁，不是家的请我们去拍我们还不拍呢！说完我也没多想，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没想到酒喝了还不到一瓶，李向东又来找茬，他往玻璃杯里倒了足足三四两酒，端到我面前说，在电视台当个鸟记者牛什么牛？哪天犯到我手里还不照样歇菜！今天给你个机会，把这杯酒喝了，以后出了事儿到我这儿都说。我听了气得火冒三丈，接过酒杯摔到了地上，说咱俩他娘的还不知道谁犯在谁手上呢！”

“在座的交警支队办公室主任忙过来劝解，这才勉强把李向东摁到了座上。谁知李向东又要了一个玻璃杯，倒了满满一杯酒，一口气喝了下去，喝完他借酒撒疯，说，好你个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熊货，看老子过几天怎么修理你！我当时也是多喝了两杯，站起来抓住他的领子说，老子现在就修理你！和他一起来的另外两个检察官冲过来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李向东趁机抄起酒瓶砸在了我的额头上。幸好我带的摄像马建军是好样的，拿出块摄像机电池冲上去砸在了李向东的脑袋上，把他砸翻在地，要不我可就吃大亏了！这时，外面跑进来几个交警把我们拉开了……”

台长苏祥冷静地坐在他那宽大气派的办公桌后，听刘红军讲述着事情的经过，时不时用手挠挠满头泛着银光的白发，表情十分严肃。

电视台的人没人能说清楚他的头发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变白的，也许是一夜之间，也许是几天之内，反正很快。而且他的头发不是那种灰扑扑的花白，而是没有一根杂毛的雪白。从一头黑发到满头银丝，似乎中间根本没有个过渡，于是有人怀疑他的白发是染的，是为了显得风度翩翩，要不怎么会白得这么快、这么纯！况且他刚过五十岁的年纪，也远不到满头白发的年龄啊！反正那段时间，台里少白头的哥们儿腰杆挺得都很直，总算找到了和台长的共同之处！但也有人怀疑他是少白头，只不过以前染了黑发看不出来，现在头发白完了，干脆顺其自然不染了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不过谁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猜测是对的，时间长了，大家也就习以为

然，没有人再随便瞎猜乱想。

苏祥毕竟也是从刘红军这种血气方刚的年龄走过来的，他十分了解刘红军的心理。他清楚，在刘红军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之前，是万万不能批评和指责他的，那样不仅会伤了他的自尊心，还会让他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。当然更不能去表扬他，让他分不清是非对错，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。

伸手挠了挠头中间那一小块已经谢了顶的发亮的头皮，苏祥斟酌了一下，才关心地说：“红军，你额头的伤有事吗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，休息几天？你放心，这件事台里一定会妥善解决的！”

刘红军颇为感激地看着苏祥，像找到了靠山，又像得到了长辈的关怀，眼睛里充盈着泪花……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和平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李向东，也坐在了检察长范天明的办公室。范天明严厉的目光直射在李向东的脸上，让李向东感到几分心惊和胆寒。在全市检察系统，范天明的严肃和严厉是出了名的。别看他个头不高，但走路腰板挺得笔直，办事干净利索，说话简洁果断，脸上常常浓眉紧锁，头发则梳得一丝不乱，一看就是军人出身，天生干检察官的料，下属对他都十分敬畏。

此时，坐在沙发上的李向东心里惴惴不安。他微微发福的身子发出旁人不易觉察的颤抖，白净的脸庞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放在两腿中间的手，掌心湿漉漉的。昨晚发生的事，他不敢隐瞒不报，因为这种事情根本就保不了密，要不了一天，风言风语就会在信安传得满世界都是，检察长早晚会的知道的。他了解范天明，在范天明眼里，现在主动汇报承认错误和以后让发现后被迫坦白交代，结果和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“检察长，我先作个自我批评，昨天我不冷静，和市电视台的人发生了冲突，还动了手，我有错误……”

“哦？”范天明不自觉地皱紧了眉头，这个李向东，三十五六岁的年纪，早该成熟了，怎么一到事儿上还像个二十啷当岁的年轻人那么冲动！

“昨天，我带人到市交警支队调查他们一个副大队长涉嫌受贿的案子，

到了中午，交警支队的领导拉着无论如何不让走，非让留下来吃饭……”李向东边说边扫了范天明一眼，看到范天明的眉头皱得更紧、脸色也变得发青起来，心里不禁更加紧张，忙开脱道：“范检，我知道办案的时候绝对不能接受涉案单位的宴请，可是他们两三个人拉住我们一个，我们怎么也脱不了身呀！”

范天明不耐烦地朝李向东摆了摆手，不愿听他的解释，李向东只好继续往下说：“在饭桌上，我遇到了来交警支队采访的市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刘红军，就热情地邀请他方便的时候，来咱们检察院采访采访。没想到他竟说，你叫我去我就去了，不是家的叫我去我还不去呢！”李向东很聪明，他相信把这些轻视检察院的话放在刘红军口中说出来，肯定会激怒范天明，那样的话下面就好办了。他稍微抬起些头来，观察范天明的表情，却发现范天明还是和刚才一个样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就有些失望地继续说：“我强压住火，又陪着笑敬了他一杯酒，哪知道他还是一点不领情，反而接过酒杯摔到了地上，还一把抓住了我的领子和我动手，跟他一起来的那个摄像用他们摄像机上的电池，有砖头这么大……”李向东边说边用手比画了一下，“照我头上猛砸了两下，把我头上砸出两个包来。只怪我当时也不太冷静，情急之下，抄起酒瓶在刘红军的头上砸了一下，范检，这是我作为一个检察官所不应该的……”

范天明一言不发地盯着李向东，足足看了两分钟，把李向东看得心里发毛。李向东刚才讲的，他不用动脑子就能听出许多不实之处。如果你不狂妄自大，电视台的干吗要和你过不去？他们也没有这个胆啊！说把检察院的检察官打一顿就打一顿，他们不想在信安混了？哼，这事十有八九是李向东狂傲自大惹下的麻烦。

但这件事毕竟是两个个人之间发生的矛盾，如果大张旗鼓地去处理也不好。而且一旦处理不好，对内会让自己人觉得没面子，对外又让检察院下不来台，所以，眼下最好以不变应万变，等等看电视台那边有什么反应再说。

想好之后，范天明这才对着李向东声音不大但语气严厉地说：“李向

东，这种打架斗殴的事情，发生在你这个反贪局副局长身上，你不觉得太不像话了吗？你回去先好好反省反省，把事情经过详细地写下来交给你们丁局，让他签署意见后报到我这儿，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早已如坐针毡的李向东像得了大赦一般，从沙发上弹起来，快步走出范天明的办公室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事情远没有他当初想象的那么严重，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抬头看见副检察长程安国正迎面朝他走来，忙在脸上挤出笑容，边点头打招呼边侧了侧身子给程安国让路……

第二章 同仇敌忾

刘红军从台长苏祥的办公室出来，回到新闻评论部的大办公室，部属们立即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般，把他围了起来。女主持人薛梅梅手捧一束娇艳的鲜花递到他的手中，说：“欢迎红军凯旋归来，我们坚决支持你！”场面立刻欢腾起来，部里的编导、摄像、主持人们七嘴八舌地吆喝道：“真理在我们刘主任手里！”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“我们要坚决给那些执法犯法的败类好好曝曝光！”……

看来，摄像马建军已经把昨天发生的事情的前因后果和部里的人讲了。面对这种场面，刘红军也不禁有些热血沸腾，他很自豪，在部里这帮年轻人中，他还是很有人缘和威信的。

刚想说些什么表示感谢的话，刘红军忽然发现面前的年轻人一个个都闭上嘴，办公室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正感到奇怪，斜眼看见部主任崔江华从他身后表情严肃地走了过来，冲着人群训斥道：“上班时间能这么大声喧哗地闹腾吗？还有没有一点工作纪律？”然后回过头对刘红军说：“红军，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，我有话和你说！”

刚才还围聚在一起的编导摄像们，此时一哄而散，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忙碌起来。

崔江华的办公室异常杂乱，到处都是报纸、杂志、稿纸、录像带之类的东西。其实每天早上，内勤小英都会把崔江华的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可不知为什么，要不了多长时间，再到他的办公室，你就会发现办公室就又被他搞成了这个样子。刘红军一开始也闹不明

白崔江华为什么会这样，后来听部里的年轻记者拿崔江华开玩笑，说崔主任不把他的办公室搞得这么杂乱无章，怎么能衬托出领导工作的繁忙呀！刘红军事后一琢磨，嘿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否则崔江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
坐下之后，刘红军看到崔江华夸张地紧锁着眉头，把办公桌上堆放的乱七八糟的稿件、单据整理到一起，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。其实崔江华今年也就四十多岁的年纪，可是由于城府太深，加上整天和下属不苟言笑，本身又长得有些老相，所以看上去像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似的。

慢腾腾整理完桌上的物件，又喝了口茶，崔江华才面无表情地对刘红军说：“红军，伤得怎么样啊？要不要休息几天？”

刘红军一直看不惯崔江华还没当个屁大的官呢，却官气十足的样子，肚里的气开始往上涌，但他强压着，说：“没事，这点皮外伤，搁不住休息！”

崔江华拿起支圆珠笔，边往稿件上签署修改意见，边带着批评的口气对刘红军说：“红军，虽然你才三十出头，还很年轻，可是毕竟已经当上了咱电视台的部门副主任，也算副科级领导干部了，所以你以后要注意给部里的那些小年轻们做好表率，不要动不动的就义气行事，甚至去和别人打架，这样会给咱电视台抹黑的！”

刘红军仍强压着火，一句话不说。

崔江华顿了一会儿，接着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既然事情已经出来了，也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，而且你的脸上还带着伤，我的意思呢，你先回家休息几天冷静一下，等过了这阵子伤好了再来上班，好吗？”

“那就太谢谢崔主任关心了！”刘红军站起来气呼呼的摔门离开了崔江华的办公室。

走进隔壁他的办公室，见摄像马建军正坐在里面吸烟，女主持人薛梅梅不满地冲马建军发火道：“马建军，别吸了好不好，快把人熏死了！”

马建军不以为然地又猛抽了一大口，看到刘红军阴着脸进来，忙朝他挤了挤眼，说：“哥们儿，是不是让崔头给批批了一顿？”

薛梅梅拿起办公桌上放的不锈钢保温杯，给刘红军泡了杯茶，说：“红军，崔头儿就那德行，整天架子端得比台长还大，你别往心里去！哼，等哪天我看不过去了，非办办他的难看不成！”

马建军伸出大拇指：“这才像咱们巾帼女侠说的话，梅梅办他的难看，估计他连个屁也不敢放！”

薛梅梅瞪了他一眼：“这哪儿有你说的话，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！”

“好，不让说咱就不说了，外边凉快咱到外边待着去，省得碍人家的好事！”马建军一脸坏笑，话里有话地站起来向外面走去。刚出门，就听到薛梅梅在后边说了声：“讨厌！”办公室的门“嘭”的一声被关了起来，马建军伸了伸舌头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刘红军刚想和梅梅开玩笑，说你别把我的门摔坏了，却猛然看到一向泼辣外向的梅梅，竟被马建军刚才的一句玩笑话羞得面如桃花，原本就俏丽的面庞变得更加妩媚动人。薛梅梅两年前才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，之后就分配到了市电视台，据说中央电视台几个当红主持人都是她的师哥师姐。凭她的条件，当时留在中央台是没问题的，可不知为什么她却回到了信安，连省台也不去，直接来了市台，分到了《信安焦点》所在的新闻评论部当主持人。

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，气氛反而有些尴尬。薛梅梅一时无语，就端起刘红军刚喝了两口的茶杯去续水，可接得太满了，往桌上放时不小心洒了，一下子烫到了手。

薛梅梅疼得惊叫一声，忙把手指头放到嘴边吹，刘红军也急忙掏出手绢，上前擦薛梅梅的手，只见雪白娇嫩的手指已经被烫得有些红肿。刘红军把薛梅梅的手指放到嘴边吹了吹，见薛梅梅已是眼中浸泪，他心疼地说：“梅梅，要不要到医务室看看？”薛梅梅摇摇头，伸出另一只手轻轻抚摩着刘红军额头上乌青的肿块，眼泪如断了线的珍珠般流淌下来。

刘红军正要安慰薛梅梅，外面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刘红军忙放开薛梅梅去开门，见一组制片人苏三宁拿着几盒录像带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。